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十六回 賄上官京師遭騙 拿下吏萬姓群歡

詞曰：賄囑清廉無路，銀交馬扁成空。錯認舅爺真姓賈，誤投老與假司農。堪憐撞木鍾。訪察有心得實，密拿無計潛蹤。滿擬黃金能免罪，哪知狹路適相逢。

乘機萬姓攻。

——右調《破陣子》

話說車理刑領了文憑，別了按台，不一月已到揚州公座，看城行香放告畢，就與同僚相見。拜望鄉紳，參見上台。公事完了，就細細察訪揚州府的過惡。誰知揚州府的過惡，不消細訪的。人人受害，個個稱冤，一樁一件，都有確實。車理刑一一記明了，錄成一冊，候按台到任送進，那利圖還睡在鼓裡，如何知道？

他一聞按院點了曾師望，訪得他是個窮官，必然愛錢。早已打發兒子，帶了一萬幾千銀子，趕進京中謀為。並吩咐到京，要看機會，或拜門生，或拜乾兒。只要妥當，不可惜銀錢。公子領命，帶了銀子，連夜起身來到京中。訪知按台尚未出京，甚是歡喜。四處一問，奈無門路，日日到他寓所門前窺探。一日，只見一人慌慌張張從內出來，見公子在門首窺探，便問道：

「你是哪個？要尋何人？」公子見問，便道：「這裡可是江南巡按曾大老爺寓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，你要問他怎麼？」公子道：「請問曾大老爺何時出京。」那人道：「尚早哩。盤費也沒有，還欠了幾千兩京債，被人纏住不放。我日日替他撮弄，只弄得數百金，又被人逼去了。如今還要替他去設法。」

公子聽說，心中暗喜，道：「請問尊駕是他甚人？為何替他這般著急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他的妻舅，夫人是我嫡親家姊，家姊丈是最多情的，替他設法了銀子上任，將來一世受用不盡哩！」

「公子道：『原來是舅爺，晚生有句話要相商可好？屈舅爺到前面茶坊上一坐何如？』」那人道：「家姊丈托我設法銀子，立等要緊，哪得功夫，有話遲日相商罷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多幾句話，請略停一刻，要銀子也易事，晚生可以代為設法的。」那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前面禮聚茶室甚是清靜，且去坐一坐。有話快些說了，我要緊去。」兩人同到茶坊坐定。公子道：「請問舅爺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賈，有甚商量？快請教。」公子道：「有個人要送些銀子來，與令姊丈。聞得令姊丈，一個錢也不要，絕無門路打通處。」舅爺又說：「盤費俱無，急於措銀，為何又說不要？」那人道：「長兄真是誠實人，想從未到過京中麼？」公子道：「晚生實未到過，正要請教。」那人道：「京師耳目之地，朝廷設立多少監察御史。動不動風聞一本，一個新進士點了巡按，那個不虎視眈眈？誰敢要錢？即如家姊丈一點了此差，江南一省的官，哪個不來打點。若明公正氣要錢，幾十萬也有了，何在這幾千。只因外邊聞斷了門路，送的無處送，要的不敢要，所以甚難。不瞞長兄說，小弟方才說設法銀子，你想京債欠了，正在此討還，到何處去借？就要去闖關。那些要來打點的，遇見幾個有緣的，私自替他停妥一兩件，一則可以救了家姊丈之急，二則替那人做得穩當，無人知道。此是小弟直言，長兄切勿外邊說破，所關非小。」公子聽說，大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晚生正有事要求令姊丈，今日何緣得遇舅爺？萬望周全。銀子要多少，都在晚生身上。」那人又故作驚疑道：「小弟方才失言，長兄卻斷不可張揚。請問長兄貴處，哪裡有何事要求家姊丈？」公子道：「晚生姓利，家父名圖，現任揚州知府。聞令姊丈巡按江南，特命晚生備禮求見，拜在門下，愚父子都要懇求青目。」那人道：「帶多少禮物來的？」公子道：「還未備得，帶白銀萬金在此。」那人一驚，道：「既有這些銀子，必然有事要家姊丈周全。我今也可不消再應允別人了。但長兄送這些銀子，須將事情一一講明了，等小弟好去說，事情若重大，小弟人微言輕，也不敢私自擔當。」

倘家姊丈到任忘記了，豈不是小弟失信？還要討長兄疑心，小弟拐了你的銀子，不曾說得。莫若先等小弟說妥當了，必要再弄一個興頭，大老當面交與家姊丈，便萬妥萬當了。」公子道：

「如此更好了。晚生也並無別事相求，只要拜在門下，將來意欲到京，捐一官做做，要他幫襯幫襯。家父在揚州兩年，蒙各上台見家父有才幹，委署了幾個要缺。家父事事秉公，不顧情面，未免眾怨所歸，仍恐按台一到，眾口燦金。所以，先要細細稟明，倘有好升缺，並求提拔，望舅爺先代稟知，得蒙一見，感戴不盡。」那人道：「在我身上，少停，就在此等回音罷。」公子道：「曉得。」兩人出了茶館，正要分別，那人又問道：「家姊丈，長兄向來可曾看見過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從未見過。」那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一發不敢斗膽了。你兩人從不認得，我一人在內做事，倘不應口，只說我是假話了。家姊丈日日出去吃酒拜客的，他又沒有轎出入，總是乘馬的。你認他一認，我再領你當面一會便了。」說畢，拱一拱手別去。

公子有心隨在後，只見他原到曾巡按門首，已有一個小廝立在門首，見了那人，便叫道：「舅爺哪裡去了？這一回大老爺要出去吃酒，等你回來說話，快請進去。」那人就同了小廝，急急進去了。不一時，又見那小廝手中拿著大紅金帖，口中叫道：「馬夫在哪裡？快備馬，大老爺要去吃酒，已出來了。」公子有心，看他帖子名字，反折在外，正是曾師望名字。未幾，裡邊走出一個人來，小廝道：「大老爺出來了。」公子一看，見他器宇不凡，卻像個貴人模樣。上馬，小廝相隨去了。隨即那個舅爺出來，見了公子，一把扯到前所坐的茶坊內坐下，道：

「長兄恭喜！事有湊巧，小弟方才在此與兄講話，誰知那討京債的，又來催逼。見沒有還他，竟要到都察院告狀，弄得家姊丈出京不得。家姊丈情急，叫小廝四處尋我，替他算計銀子。」

進去將長兄之言一說，家姊丈大喜，說：『有了這些銀子，數日內就好出京。』方才，就要來請長兄相會，一則因寓中耳目眾多，恐人知道，彼此不便；二則小弟也不肯上萬銀子送他，只小弟一個看見。長兄說：『尊大人為眾怨所歸，誠恐眾口燦金。』此也慮得不差。倘到任後，果有人言三語四，家姊丈忘了叫小弟哪裡說得他轉，可不叫我做事不的當了。況長兄還要他幫襯銀子，豈可輕易出手？我方才對他說，必要一個大老居間，方將銀子付他，便無翻悔。」公子道：「多承盛情，極妙的了。但此事又不便張揚，急切哪得個大老來居間？」那人道：

「兄不要慮，有個絕妙的所在，有個極興頭的大老在那裡，只經由了他，要空一個加一，只恐家姊丈不肯，所以難他一難。

他情急了，不怕他不走這條門路。長兄放心。」

言之未已，只見隨去的小廝，急急趕來，對著那人耳上道：

「大老爺說，事情急了，就是今晚，請舅爺同了所說的人，帶了銀子，就到城外脫空庵許大老爺處一會罷。大老爺吃完酒，也不回寓，一腳就到那邊來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我同利爺，就到許大老爺處候便了。」小廝出去，那人笑對公子道：

「何如？我說他情急，不怕不走這條門路。」公子道：「許大老爺是何人，為何又在庵中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是家姊丈的老師，做大司農的。近因有恙，要告假回籍，聖上不從，奉旨在庵養病一月。朝中最得時的聞說，將來要升吏部尚書。他待家姊丈最好，家姊丈有事，也不瞞他。只要送他加一，所以不肯經由他。今情急了，只得去的。你如今可帶了銀子，我同你先出去，將你的事先細細與許老說知，托他一托。少停，家姊丈來，他便好從中幫襯了你。若還有銀子，或在外送些與許老，先拜在他門下，他是個大司農，若果轉了吏部，則天下的官，都是他作主。且長兄要進京捐納，得他幫襯，可不更勝於家姊丈麼！」

公子大喜，道：「果然甚好。只恐許大人未必肯。」那人道：「有銀子送他，我再替你去說，有甚不肯事？不宜遲，快快出去，候他便好。」

公子急急回寓，僱了牲口，著幾個家人帶了銀子，同那人來到脫空庵。走進，甚是清靜，裡邊進去，五間靜室，魚池花草，盆景假山，十分幽雅。只見一個老者，盤座榻牀上，三四個小廝，烹茶的、澆花的、焚香的，一個立在旁邊。見那人進去，那老者略

起一起身，依舊坐下。那人對老者說了一會，只見一個小廝出來，道：「哪一位是利爺？大老爺吩咐，請進相見。」公子聽得一請，忙忙隨了小廝走進，那老者立起身來，那人先接著對公子道：「這是許大老爺，方才利兄說要拜在門下，我已說過，就請相見。」公子就手持揭帖，忙忙跪下。老者就命小廝扶起，收了揭帖。公子又遞上禮單，是禮儀千金。

那老者笑嘻嘻的道：「老夫病軀，本欲告回養閒。蒙聖上命我，在此靜養一月。這一月內，一應事情不管。方才賈老來說，賢契要拜在老夫門下。老夫老邁無能，誠恐有負賢契，不敢應允，盛禮更不好受。只因賈老又說尊翁任揚州，要敝門生提拔照拂。我想：他是個江南巡按，賢契要拜他門下，他倒是多情的人，賢喬梓倒可以著實得他的力。只是他做人，清奇古怪的性子，他令舅還拿他不定，必要老夫在內介紹。老夫對他說，他果然不敢違拗。若不受你盛禮，只說老夫不肯代說，有心作難了。

且權領在此。」命小廝將銀子收過。公子就鋪下紅氈，拜了四拜，老者還了半禮，坐下，公子又細細懇求老者，轉懇按台話。才講完，只見先前隨按院小廝，拿了一個門生的帖子進來，道：

「曾大老爺，要見大老爺。」老者道聲：「請進！」那舅爺就扯了公子，到旁邊一間屋內，道：「我們且這邊略坐一坐，等許大人先說了出來相見。」公子道：「是在門內。」一望，只見按台走進來，見了師生禮，坐在老者旁邊。老者與他說了好一會，只聽得巡按道：「老師吩咐，自當遵命，利生可在此麼？」老者道：「同令舅在內。」按院道：「既在此，就請出來相見。」小廝聽說來請，二人同出。公子也與見老者一般，送禮拜見畢，按院收了，命坐茶罷，開口道：「賢契之事，舍舅已先道達，今又蒙敝老師吩咐，我自然一一留心，到任之後，賢契倘有甚事要見我，可私打關節，來我值堂的叫王恩，現在此，叫進來賢契一認，有話叫他傳進。我著舍舅出來會你。」就叫過一個老家人來，吩咐道：「這利相公，是揚州知府的公子，今拜在我門下，你可認一認。倘有甚話傳進，你可急急代傳，不許阻撓。」王恩領命，按院又對公子道：「京中耳目眾多，你速速起身回去，不可再在此耽擱，到我寓中窺探。倘被人看破，連我也不便。況我明後日，也就出京了。」

公子領命，怎敢有違？遂即拜別二位老師出來，那些小廝與王恩等，齊齊送出討賞。公子也不敢輕慢，每人送他十二金，王恩加倍在外，又送舅爺四十金。別了回寓，急急收拾行李，連夜起身回揚州。共費去一萬二千餘金，對父親說了，利圖亦甚歡喜，道：「兒子做事妥當，如今是安如磐石了。」放心做去，更無忌憚。公子因拜了兩個興頭老師，意氣揚揚，愈加貪得無厭，放膽橫行。誰知都被刑廳訪去。不數日，按院已到，各官迎接。獨留刑廳進去，細問利知府之事。刑廳呈上款冊，按院一看，大怒道：「這狗官，一門作惡，如此害民，罪不容誅矣。但未有告發，不好拿他一個，出示招告。必要將他一門處死，方能為百姓申冤。將來還要借重年兄嚴訊，斷要盡法重處的。」理刑領命辭出。

且說曾按院在京當面受了利公子一萬銀子，拜在門下，又有老師許大司農，與舅爺再三說得停停當當，連按院自己，也滿口應允。又叫他有事傳與堂官王恩轉達。王恩都叫他認明，真是一團好意。如何剛剛到任，又不曾有人告發，就忽然變了臉，反要去拿他，難道在理刑面前說假話麼？誰知其中有多少緣故？哪裡有甚麼許司農、賈舅爺與王恩等，原來是一班京騙子、大光棍。見公子是不在行的，四處訪問按院門路，被他們看破了。知按院又是一個新進書生，出入總是步行，不乘轎馬，無人認得他的寓所。又人家甚多，屋宇甚廣，前後通家，四通八達的。所以這班光棍，做成圈套，在城外賃了這個庵，連和尚都瞞了不知，公子如何知道？只說受了銀子，去按台親許，萬妥萬當，歡喜到家。哪知曾按院雖窮，是正經人，哪裡有此事？正是運退金無色，時衰鬼弄人。